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309

群書考索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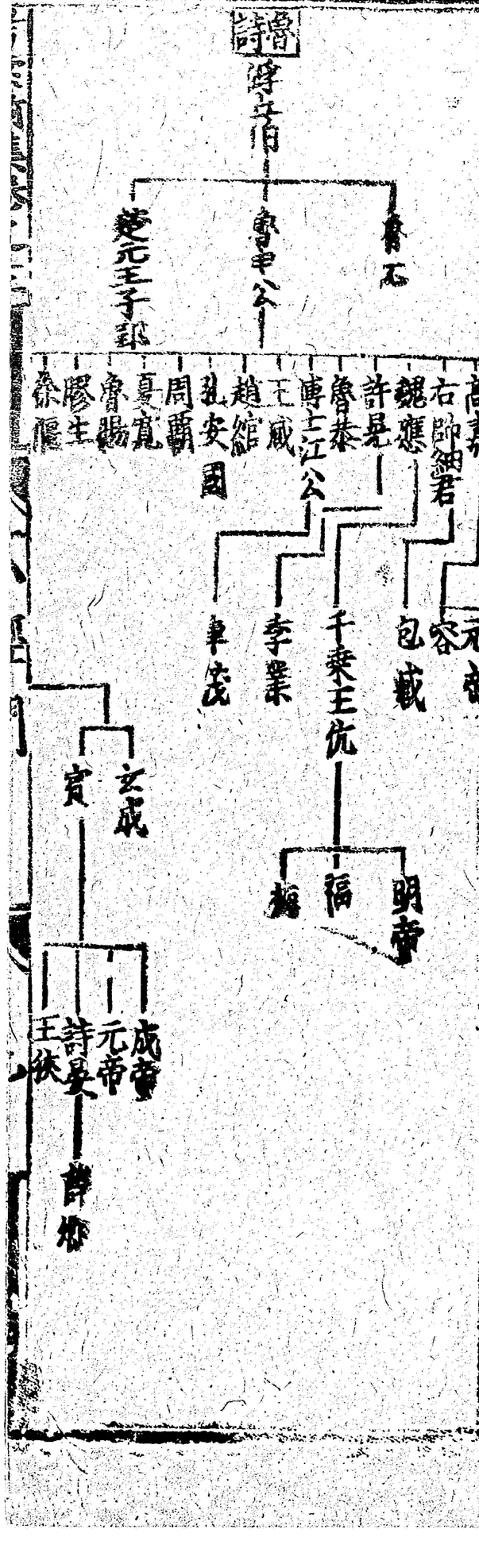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主簿薛寶校正

前集

六經門

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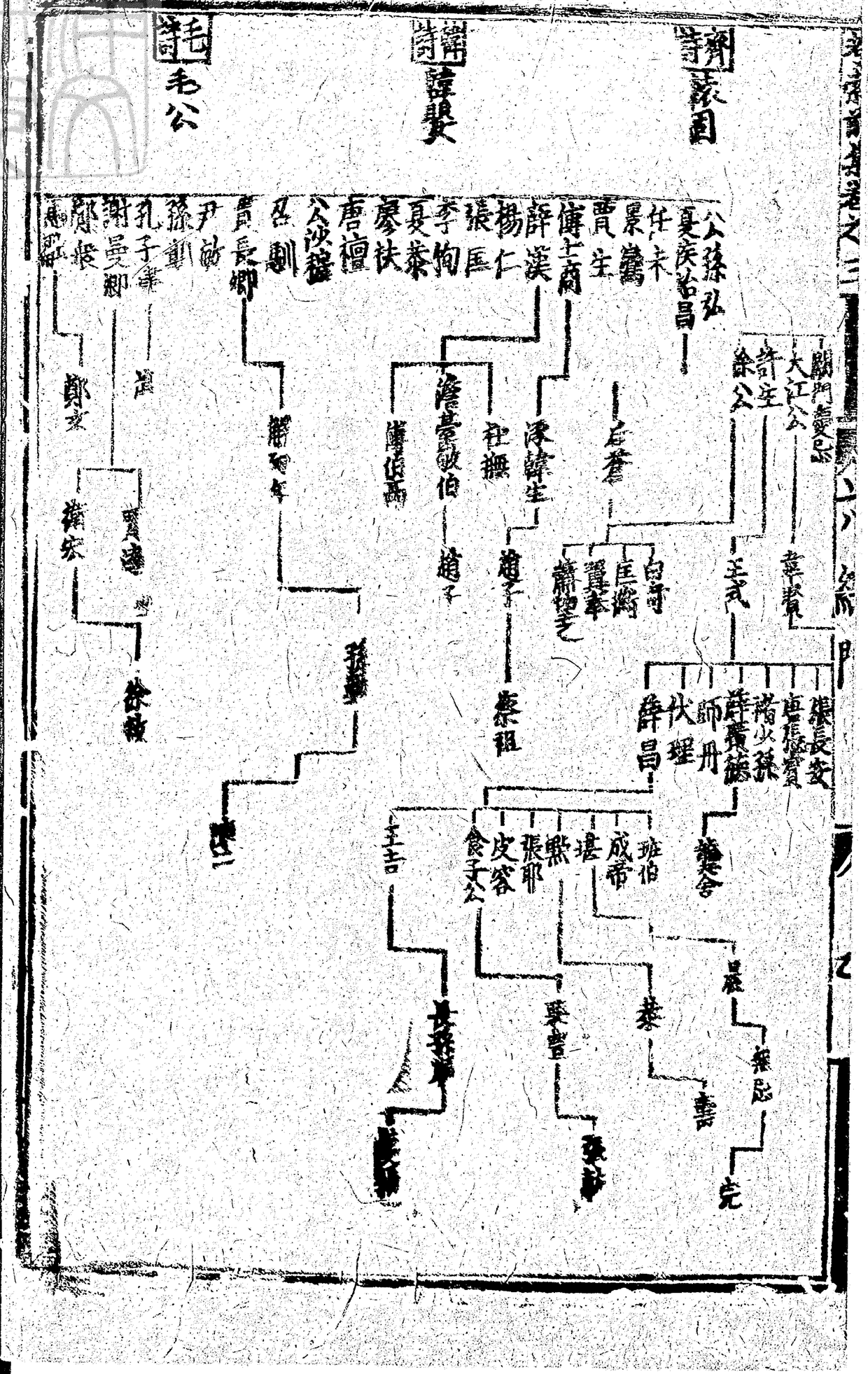
四詩傳授之圖



毛詩始末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正也出詩占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狩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auto頌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出鄭玄詩譜序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出史記

子世奉其緒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魏人浮立伯申公次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安國而降凡百數皆立於學官出史記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受詩于齊人轅固生元王交俱受詩于齊人浮立伯申公次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公傳子元成及兄子賀由是魯詩有張唐氏之學張生唐生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以授張生唐生楮生由是魯詩有韋賢氏之學張家有許氏之學



詩起於輶固而盛於康衢蘇門生作傳以授呂始昌始昌授子貢子貢
齊詩有翼奉康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
歸一也燕閒言詩皆出韓生韓生亦沛人與王吉俱事食生食生亦趙
人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吉食長孫顏齊魯盛行於時韓詩唯
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末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
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
傳說或異後漢忌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衆康成賈逵
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時齊魯之詩廢絕韓
詩雖存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自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
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關雎本為大序
餘詩為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於
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鄭玄謂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私公合
作東漢濟南徐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
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
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初韓愈以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
一自今觀之關雎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
也謂作詩者本無序雖大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
而次序之又況其為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
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
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
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
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綠衣之序高子曰靈
是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
者美其自名而下皆後世自為之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實曰悅人也序
故贈曰關家他。康衢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皇祖徙摯魄。韓詩言
徙簡在梁麋遺麋遺魯詩言中。蕭復不然則六亡詩之序皆有差字
疑真非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

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亭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亭未首曰儀夫也漢廣曰悅人也亭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晁氏○按舊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卜商亭韓嬰撰又有韓詩外傳十卷毛詩二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亭二卷注亦謂卜商亭然則韓詩亭見史傳者攷之與毛詩絶不同

序詩之次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周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儒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周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趾召南十四篇起鵲巢止騶虞皆正風之始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周王在後者退豳雅頌言王世故曰○詩正風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李樗黃櫄之曰觀樂於周召則知此序所以周召冠衛王鄭齊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周王在後者退豳雅頌言王世故曰○詩正風歐陽氏曰周南召南之先譜鄭事而國之先後不可知也今以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於閨門之內而王化成於天下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次之次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亡國也邶十九篇起柏舟止簡兮鄘十篇起柏舟止載馳衛十篇起淇澳止碩人倫亂故次之以齊

鄭十篇起緇衣止清人淫風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十篇起黍離止中有麻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君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以鄭鄭二十一篇起緇衣止株林齊十一篇起雞鳴止猗嗟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魏七篇起葛屨止汾沮洳唐十二篇起蟋蟀止采苓而夷夏之風化既泯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變之後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陳十篇起宛丘止株林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故次之以檜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豳七篇起七月止狼跋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正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正小雅自鹿鳴止菁莪凡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內自六月止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大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天下之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於神明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自清廟止考槃三十一篇為周

頌頌之有盛盖生於不足也自那止商武篇是爲商頌故附於其後自那止商武篇是爲商頌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於魯而遍

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爲周之衰者季札見王通及其說謂盛而非衰也以豳爲樂而不經者季札也王通及其說謂勤而不怨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掌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之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瞽者自卿大夫師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聞業以教國子國子若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聲興而所感襄之音則在鼓鼙之間矣故曰雅頌之聲興而民正德廢而邪音入之謂也

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之前孔子以後簡禮始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卿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采蘋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貍首以射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崇丘歌南有嘉魚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獨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三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樂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天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後嬴誄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詢于芻蕘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詢于芻蕘又○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
如是是其衛風乎德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於良反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聲秦本在西戎所體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夫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
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渢扶弓反渢風聲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浮聲
被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哀而
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六義]
應行而不流五聲和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盛德之所同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上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也
直鋪陳善惡又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又程氏曰以物相比狼疾其朗
載虓其虎毛公鼎赤烏几几是也。[興]孔氏曰興者起也又程氏曰
因物以起興開關雎鳩睢彼淇澳是也。[雅]大序曰雅者正也又程氏
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又程氏曰頌美
之言也如吁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
[四始]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哈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衰公當懿王陳靈公當宣公十年為變雅始於厲王其臣憂禍而作變雅亦補雅者王政仍弛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總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肯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齊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

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傳○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交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合此五際注疏郤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翼の詩有五際惟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上則

章句音韻

孔子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成篇宣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芳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此者皆字上為韻云右流之宿緝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冀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詩序

水文然則發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衛見四國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鴟鴞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

賦詩

靈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已左襄二十八年秦伯享晉於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僖二十三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襄十四年齊慶封來聘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菉葭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昭元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襄十九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二十六年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祈父襄八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寢命公享之賦韓奕五章穆姜武子賦彤弓襄八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寢命公享之賦韓奕五章穆姜出於房敢拜大夫之重勤賦綠衣之卒章成九年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昭元年小邾穆公來朝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我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十七年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二十六年宋公享韓宣子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韓宣子宴于季氏有嘉木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敝不封殖此木以蔽寡君子遂賦甘棠二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十六年鄭伯與公宴于棠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小邾取其各數爾儀天命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明之卒章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賦不又以戒令尹昭元年季武子如宋聘還及河魯公使子服惠伯餽之一壺以告曰敢獻吾子從者不足以辱命使者曰寡君使臣以一壺飧從者將飲馬於河敢辱從者賜之飲魯公為之賦無衣九頭首而坐定四年楚遠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二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襄十六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藝黍不知又不言賦昭子曰必亡慾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二昭十年齊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惡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形矢百矰弓矢千文四年

二南之詩

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實興其賢能乃升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

○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繫於周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蓋所以正王化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

周南召南為國風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及郊畿詩作於衛頃國之後地終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猶存不可遽後於諸侯

二南與列國不同

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若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豳詩備風雅頌

七月八章上下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公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俗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

故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詩疏出

三家言詩不同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申公作魯詩○轅固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師丹奏之稱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王宴安關雎歎女以刺時讓奏習齊詩五際六情西京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此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匪見論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求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蓼人之妻作采苓至於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作抑禮之詩又以為懿王時尹吉甫作以刺幽王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晉治也

大小毛公詩

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義証謂云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公題而曰毛也前漢儒林傳類

顧氏箋

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很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緑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禒諸類此不可悉數

逸詩

周禮趨以采薺注云樂名諸侯以貍首為節注云逸詩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逸詩春秋之詩趙衰賦河水祭公賦新招宋公賦新宮襄五年云周公所用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漢儒林傳有歌騶虞駒隙曰詩又左傳國子賦縣
明帝養老帝取而歌之漢儒林傳有歌騶虞駒隙曰詩又左傳國子賦縣
之采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陳厚於德而薄於民其
往畏我友朋襄公八年鄭子駟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并云詢多
作罹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真向戌之謂乎昭公四年子產作立賦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
乎人言

訓詁傳授

魯詩浮立伯見楚元○魯申公楚元王少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
受詩浮立伯文帝時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
公於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傳○韋賢治
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詩傳申公○韋元成見下○
江為博士為魯詩宗王式傳○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生兄
申公皆守學教授○趙綰亦嘗授詩申公為御史大夫傳申公○楚元
王見申○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本傳

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詩立誠于家也此詩者或焉焉或勉焉或僊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
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
化變政作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
陳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斷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李伯藥見子而論
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徵褚遂良劉公幹
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緒音若墳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
收曰吾嘗聞大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正存亡辨得失
陂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
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
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
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矣

晉東皙補亡詩

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纂義

唐正觀許叔牙爲洪文館直學士於詩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章木蟲魚圖

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韶校正

前集

○六經門

周禮類

周禮傳授之圖

劉歆——杜子春——鄭興——鄭衆

馬融——賈徽——賈逵

周禮始末

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纂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司寇曰爽鳩

氏司空曰鴟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周有六十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胥以崇之賡續以經之仲長統以周禮還經禮記為禮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其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各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舉其屬以倡九牧卓成兆民為治之道罔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殊惡欲絶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大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間獻王獻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或謂武帝時有李氏自秦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聚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惟散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欵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搜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欵奏置博士秦何通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葬徒有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伯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欵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宗獨以書亡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又六遂為十五萬家縗千里之地甚繆焉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日暝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

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荅其
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詁使周官之不衰鄭氏力也厥
後于寶王邵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
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上注賈公彥
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夫理多錯繆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
所待矣

訓詁傳授

劉歆 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 承平初年
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 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
鄭衆傳周官 後本傳 。鄭衆 見鄭興下。馬融 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鄭
元依周官注董均 傳 。賈逵 徵 見賈徵下
。鄭玄 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禮天官疏 。鄭玄 為之注
三禮 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為
正義 末世瞽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
。

孔子述職方

述職方以除九丘疏云即周禮也尚書序

韓宣子見周禮

韓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左傳

文中子言周禮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
孰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也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敝於天命乎中文
子

唐太宗論周禮

唐太宗召魏謨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
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謨曰朕思之不
[illegible]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文中子

周禮之名

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注文

周禮缺文

儀禮有喬天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錄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喬夫農官也司商財官也宜屬於地官而不載意者三官之中亦有亡缺歟

始作之意

館閣書目曰成王作洛邑周公法天地四時建六官以行政昔後世所謂職官者耳禮經散亡故取此而歸之於禮。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於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禮天官序。周禮儀禮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威儀三千則儀禮也三禮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琥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考工記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亡以此備數且聖人建官治事名之所命莫不有義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天以帥人為義以王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饗言食之熟享言飤之通已疾者獻醫療病者酒藏主也典常也有藏則置府府治藏故爾有書則置史史掌書故爾鄉內鄉比閭族黨州鄉是謂鄉官遂外遂鄰里酇鄙縣遂是謂遂官山則土之所積川則水之所流虞以虞其物衡以平其政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掌則以手尚之守則固以守之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總則大別則小言大所以別於小也入為內出為外言內所以別於外也平其土之遠近故以均名之成其賈之多寡故以質名之胥養人者也又能助上馬師教人者也又能為物主馬訓而發之則謂之訓祭祀有宗則謂之宗卜以龜而知象筮以蓍而知數樂則聲音之所自生人

尚口攻神者祝也人為人交神者巫也屬於人而為僕力之強而為右臣則通乎君祿則本於主以耕為道者牛以行為事者馬有救以養其形有圍以制其性閭言其同閭門縣言其首在下侕則田法在是也乃若包地而田亦謂之甸馬士則事人事事也乃若刑官治察亦謂之士馬子為尊者屈以其卑故爾貴謂趨而利以其貴故爾謂之士則所掌者止於士謂之方則所掌者通於方進侍亦為御刑人而為寇訟所以逆之禁所以止之或囚或戮以施其刑威有都有家以分其采地輪則運而無窮車則載而有節以持為名者凡以取其材之美也以匠為名者凡以取其器之利也。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竪凡將命灑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服飾織紝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繇於冢宰蓋文能治習所以教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詩稱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為之錐奄官亦各其屬皆侯近文而惑醫和以為趙孟之死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冢宰之尊宜於細務有所不屑也以今觀之自宮正膳夫醫師酒正內宰而下無不總焉何哉蓋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臣奉供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雙密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無不總之誠以君心之所關繫甚重也是以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或肆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以不輕而左右前後之臣侍從僕御之士宴安玩狎之除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假切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軌大於此。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備實放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制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不惟此也當是時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而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

大者猶兼況於百官群有司乎嘗以周禮考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三公而兼六卿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師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師氏以道德教國子以媺詔王而已其徒不得不多也○六官各六十凡二百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一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爾考工記官凡三十而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故也○卿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上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則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卿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也故卿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都家環於王畿所謂內諸侯也故每重其事焉朝大夫王官也天子之士職諸侯之卿禮彼其有治於國而置官以掌之爵雖士也大夫名之我惟智足以帥人然後能應事故以告其君長也

公孤不言職

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周官一書自冢宰以下無不登載而公孤以下獨缺書者何哉夫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職耳

府史胥徒

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賈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祿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書其史則眾甸師掌耕耨正籍其徒則多庖人之賈有八職弊之賈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眡祲之類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卿大夫之類無府史賈胥徒非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庶子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

其數或多或寡各稱其仕斯可矣

封建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子產曰天子之地一畿千里也列國一同百里也參之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制固無異也然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既與諸經不同而分土惟三又與武成不合或曰大國不過百里王制指邦國之田而言之謂其實地也周禮所謂大國五百里者指其封疆之廣而言之也又王制謂山川林麓城池塗巷三分去一則僅餘其七耳又大司徒不易之田家百畝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又有附庸之不能自通於天子者皆總於大國而言之又有閒田之待未命者與夫加地進律者在傳無明文賦於司馬郷遂皆附庸晉鄭之閒在隰地焉此閒田也載王巡守殷國亦如之周官之制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公耳安得以地給之乎蓋周之上公惟把

宋耳鉤屬召之勳勞猶侯爵也等而下之則子男附庸之國蓋亦或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國先儒謂周公拓大土疆廣為封建故後人疑周制為夸廣是不知有附庸者言也天下有附庸諸侯殆不過百餘皆牧伯遷帥統率諸小者也。王制孟子說諸侯分地與大司徒不同先儒遂謂孟子之說是夏商之制至周公則拓大土宇增其國以封諸侯故分土為三等且以魯言之本有龜蒙遂荒大東又曰顓臾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則以擾周公之說矣書武成言列爵為五分土惟三自是武王之制孟子亦明說是周之頒爵祿不知安得如此差別周官之說擾有附庸者言之非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

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諸侯小而無者多蓋如是土之汝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貢職有所附而不費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連帥也周家之制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九牧雖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桓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賁滑宋有蕭滕凡陳鄭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者也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今之轉運副使皆其遺法耳○侯國百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皆容一城一城十里郊二十里牧三十里野四十里林五十里坰郊地四成牧地十二成野地二十成林地二十八成坰地三十六成總為一百成方十里者百為田凡九百萬畝是為萬井依治一成法為六千四百井五萬一千二百夫平歲收米二百五十六萬石民二百三十萬四千石食三十有五萬八千四百人公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五萬一千二百夫共出車百乘馬四百疋士四千七千五百人車五百乘計之不足以充一封萬三百十六里載法志曰一封萬三千井為六萬四千井為大五十一萬二千井為四萬八千井為大四十一萬一千井為大三十一萬四千井為大二十一萬七千井為大一十一萬若以大國三軍士卒三萬七千五百人其數橫渠以百里九萬井八萬夫定數計亦同言千乘之國漢書

凡一更代而遍車亦如之成周王制一君二卿五大夫二下七上士分土惟三恐未有三百十六里者四十八人三卿共食八百六十人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食二百四十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人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夫士共食五千七十六人百里之國六千四百井公收米二十五萬六千石食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人○方七十里國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四千九百井依治一成法為三千一百三十六井二萬五千八十八夫至歲收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八石民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石食一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六人公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有奇○二萬五千八十八夫共出車四十九乘馬一百九十六匹士卒三千六百二十五人君以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之不足以充其類○君三卿五大夫二十八人大夫食七十二人五大夫共食三百六十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二十七上士共食九百七十二人君卿大

夫士共食四千一百四十人。公米食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一人除君至士祿餘食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人方五十里國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二千五百井俠治一成法為一千六百井一萬二千八百夫平歲收米六十四萬石民五十七萬石。一萬二千八百夫共出車二十五乘馬百疋士卒一千八百七十五人

朝會

尚書王制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各朞于方嶽而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且有疏數之節先儒謂春東方來之類是不知朝覲宗遇之名其事則一而名不同以春來曰朝之類其曰歲一見二歲一見亦大略以遠近分等差耳。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爾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王制曰五年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來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律表曰朝夏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請之禮也

九州

王制言九州之界方三千里而周禮則謂方七千里先儒以為周家輿地之實數是不知并四裔之大言之。王制州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者十有四方十里者五凡二百十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田制

王制民受田率一夫百畝而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先儒以為六鄉七萬五千家通受十五萬夫是不知以地有肥磽之不同特為三

等以均之非必中下之地與上地等也○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至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何也何故加萊遂美中地下地雖受之過多而每歲所入與上地等鄭文侯謂吳起曰魏氏頒田以百畝今一易之田二百畝是田惡也則是頒田之制古以多寡均肥磽則無不平之患然周都京古雍州域也厥土惟上上雖有肥磽之不同何至不等如是哉蓋周畿頒田通行於畿內及以是法令邦國欲受田必足以供公上而足私用其間苟有不同則非王者之政矣故廣為三等以均之是其所收皆無異乎百畝矣○遂人上地多萊五十畝或謂司徒所頒六鄉遂人所頒六遂非也大司徒制田乃云都鄙遂人乃云辨野蓋都鄙受田之制與六鄉同互見其義也所以然者以邦國都鄙之民諸侯所治也國家用之衰故受田以常制鄉遂中大夫六軍兵車所出也國家用之衰故受田以少然猶上地增萊五十畝者蓋上農夫家九人（夫一廛蓋本即說夫亦受田以上地有萊）人四人三人二人耳上農夫以數多故特優耳民之受田以年二十受限而夫家二人耳至是家登七人以上然後以萊五十畝給之其家子壯可以受田則又歸之官也

溝洫

小司徒九夫為井井方一里（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為溝此猶兼溝洫而言之至於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有不同若此何也說者乃以采地之制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殆不然也周人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鄭氏以司徒言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司馬法通十為成成十里是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方十里積百井其
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
溝洫○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
是溝洫匠人畿內采地之制遂人鄉遂溝洫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必有內
外之別然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慶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
以洩水以方慶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
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慶之則方十里之
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
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
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
言之耳大槩畎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
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其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
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先王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而周官有山師川師之官頒山林川澤于
邦國者蓋非名山大澤也如晉之董澤鄭之原圃楚之荊山宋之孟澤
皆須之諸侯也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
人其板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也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
則諸侯知取其利辟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貢賦

令貢賦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也所以
然者以諸侯之地方五百里內附庸其權甚重矣權既重則
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五百里內附庸權甚輕矣權既
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侯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義
當然也若以為大小多寡之別而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之從
公侯之貢懼不給也不從晉之賦調哉若畿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
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子產亦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四丘為

刻指言其田之實數也通十為成總其地言之也言其地則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盡在其中而為田者止三分之一故班固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城池邑居園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由是而至一畿皆然井田稅以井計之孟子八家皆私百畝同養是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滕文公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元曰世人謂之錯而疑焉然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商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周亦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一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鄭玄云○載師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自常情觀之什一周之通法也而輕重若是何哉蓋聖人因其賦役之繁簡而相裁焉因其地利之厚薄而相權焉要無過什一而已鄭康成曰周法近城者給役多故稅重遠城者給役少故稅輕

役法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王制所謂用民不過三日也然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得以歲三日為斷也或謂此不謂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有之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勞歸士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乎審如是則三年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則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戎服然力征與戎服異矣說者謂古者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

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得役其說以之從力政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矣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事野十五而事大年十五而使從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

井田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王畿千里分為五郊一郊之地各容一同一百里郊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四百里縣五百里都郊地一同甸地二十一同稍地二十八同都地三十六同總百同縣地二十同畿地二百一十六同縣都如此王畿五百十二萬夫出車萬乘馬四萬疋士卒七十五萬人九夫出一人天子六軍為士卒七萬五千人十分之一邦畿千里周公計此為四方法式自朝及市至鄉遂外野皆設職分掌六鄉中五家下士一人六遂五家下士二人猶縣都如遂天下莫非王土不憂繇養士周公亦不徵士爭祿商君富國變古以五千戶置令商夫一人有秩一人不滿五千戶置長去酋夫省比長里宰下士非周公治畿意○王城之外皆鄉之外皆遂六鄉占地無幾自六遂之外分公卿王侯子弟大夫采地其餘凡領於天子之地者謂之公田皆以遂法理之此謂建於王畿者也先漢時馬廠賈逵說鄉遂近郊五十里為鄉遠郊百里為遂鄭氏說郊之內百里為鄉郊之外百里為遂以占地言之皆未可以為信然

九服五服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其利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藩服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群辟朝不承總又曰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外星人肅慎之服而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命止言五服

侯國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奸入往

來而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以謹之所謂中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止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不達所以禁絕奸人之往來者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迭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荒災患有吊恤之禮有致禬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弁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防禍弁也春秋以來奸人不得志於宗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殺君之賊往往藏匿以為已用則閉津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戰伐連歲年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舉矣君是而曰通天下之道路是啓奸詭長背叛耳

蠻夷戎狄

蠻閩夷貉之隸戎征伐之所得或諸侯之所獻傳所謂蠻夷戎狄王命吐流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則所俘囚以為隸臧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六戎五狄之人民而隸不及戎狄者豈其絕為捍之不可以畜而周公方且膺之以絕其患於未萌固不在所役焉邪昔惠公歸自秦誘陸渾之戎遷于伊川終通諸姬侵掠畿甸以為中國之害詹桓伯以謂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正所以處夷狄之隸也○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略舉海內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襄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荊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也舉一偶則四方可知矣

錢布

國以禮則市無征而作布所以然者以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市廛征賦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官則有市之征布園廛二十而一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官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官則有山林川澤廣衡之官先儒多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姑徇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其說果然乎不然乎○貿布犯質劑之泉罰布犯市令之泉二者一等也廛市市廛邸舍之稅也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征其稅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也若曰既征其廛又稅其物則周家之政荒矣

兵制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夏官大司馬又云凡令賦以地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蓋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八家有四十八人可任者二十人其餘蓋老弱不足任者然此一事爾小司徒所言者鄉遂之制也鄉遂天子六軍與兵車所出故起役徒司馬所言者邦國都鄙之制也邦國都鄙無過家一人邦國都鄙之兵調發從司馬之法小司徒通藉民數一并八家可任者二十人實出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疋牛三頭是曰疋馬丘牛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擾司徒一井八家可任者二十人今甸六十四井為五百十有二家其可任使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者纔七十有五人蓋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又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十井三十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擾前項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其籍七十五人今十通為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并百井八百家是增一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甲有奇乃只調三十人

蓋四分當兵之數而起發其一分之強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老
嘗五百家積數百井八百家約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
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為四甲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有奇止發三
十耳百井千里皆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車馬亦然自備一乘乘四馬
立賦一馬積四立為甸故凡四丘方賦一乘或前後一十井為一通徐
加百井為一成成出一車亦無增減田制以八家共養兵制以十人為
制促零
就整
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戚言士十人徒二十人蓋調發時
差擇宜為士者居多耳傳言少壯田一成衆一旅八百家調五百人蓋
增常數○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參
贊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胡氏寅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
親掌作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
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
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仗亦不孚也兵權散主不備蜀一人可見矣此周公

定制見諸行事者也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間
出車一乘馬四疋備七十二人則宜以精人縣師等官領之而乃屬於
教官其歲時教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則宜以卿遂之官領之
司馬而乃屬之教官何也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情之憂蓋
兵藏於農而民弗謂農將藏於學士大夫而官弗謂將以蒐田獵狩而
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
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王畿千里近郊五
十里遠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為十同百里者十提封十萬井九
十萬夫之地除山林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除三萬六千井實計六
萬四千井五十七萬六千夫之地又除公田九分之一實計五十一萬
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通之三分除其一實計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
十六夫大率三百五十家賦車一乘四疋為乘故曰立為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
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二百里曰州州為
六遂遂如鄉之法遂之軍法如六鄉二百里曰野野為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

百里曰縣縣為小都（小都之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為大都（大都之公采地）都通曰郊郊為甸內諸侯治之皆如遂法（鄭氏云六遂之地自遠以近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向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亦七十萬通畿皆發隨處蒐狩自成什五（案禮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田獵作以此見蒐狩比至作民大司馬遍而征之大司馬封之異頒物有諸侯十年而役一徧凡三家可任者十一人（所謂上地家者三人中地二人下地二人藉其大數三家為十一人司馬法自夫三為屋起數以此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也遍征之法非徧摘也（鄭氏云凡賦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佚遍焉蓋鄉遂案傳記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滕全軍更役在軍之也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自天子所謂我於矣於幽王大東漸漸之石為東勞西侯而有不遑朝矣之嗟更以周官司馬法參攷一成實頃積（公千乘出於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民曰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謂井之制也實三郊三遂可備六軍而止三軍亦遍征也）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詩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整飭六師及之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則知所在皆成士征也程伯時為司馬）則畿兵不遷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世家）始剌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鞏矣左氏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強大諸侯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亦曰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是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詩周公東征赦王伐秦尚從天下銳師以行春秋王人子突赦衛不書師左氏記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也一成之田百井夏后氏治地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耕者九三十三井井九百

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以夏后氏五十而貢則頒田以五十畝為制也以此計之則三十三井中凡耕者五百二十人家賦一人舉其全數而曰一旅也司馬法甸賦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言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何也成百井去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止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之內每七家而賦一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也至於調發從軍則十七家而遣一人行而十家合貲之則行者三十人徒二十人然而言三百家者蓋一舉成數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只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也或曰周制每一車則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裝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五人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五人凡二十五人併正車為百人又備副車以為備缺是車不得不多也以一同之地論之其車一百乘其士三千人每乘一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餘乘四十乘以為游缺之率也其籍甚多而行者益少所以壯國勢休民力也後世王制既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也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此非王制也。或人曰制軍旅其車甲願得言焉曰按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康成謂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蓋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此則六鄉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又按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康成謂遂之軍法追胥徒役如六鄉若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但以五家送而用之則其興發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也此鄉遂制軍之法也又按司馬法通三十家出疋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七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周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雖井人額未與周制同今考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氏注以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也故書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諸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厚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氏亦謂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則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以是而觀則丘賦實周公之典舉丘則甸明矣如此一同百甸甸旁加為戍則百戍也亦百乘也百乘則戎馬四百疋牛一千二百頭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十二百人乘數雖同而士卒之制多少異矣今亦本周禮為定蓋甸以內六鄉六遂則為十二軍選用其六軍稍以外八十四同則為八千四百乘亦遠近異制焉以一切而言則畿內千里合當百同焉成謂天子萬乘也大凡康成謂成之甸同之旁以治成之洫都旁以治同之澮謂澮洫始為之也則用力多後治之也則用力寡矣局足以免其田稅乎今觀車賦止言甸不言成豈非旁加者不與車賦但主為治洫乎總百成之旁加者既各治其洫又共治同之澮以役折役於事為宜且其治溝澮一歲中豈數數然哉是賦稅軍旅車甲之議蓋矣。古者軍國之容不相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是以井法凡以四起數言之也此國容也至於軍制則以五起數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必以五起數者以軍法必用五也此軍容也軍國之容不相入者蓋使民平居并牧其田里則一旦調發之際而又易其數異其名而民不以為惑也不特此耳凡鄉遂以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至於司馬調兵之法則以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其名各不同至晉作州兵則是以鄉遂之法調兵也古者調兵三十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三百人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三千

人若以司馬法推之一州二千五百家所謂當幾人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公作丘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半七萬戶而卒已二十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也

兵將

聚民而為兵則兵虧聚兵而屬之將則將虧秦漢而下不勝其患矣而獨無聞於三代之上何歟管觀於書干戈掌於齊侯呂伋之手必也太保出命仲元南宮毛將命然後得取焉不如此則呂伋不得以專命以周官攷之呂伋蓋虎賁耳虎賁才八百人而隸防若是卿使後世之卿將盡若此將何從而驕雖然是中朝之將耳雖邊將亦然常武一詩宣王定淮徐其一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其二章曰王謂尹氏程伯休父夫尹氏太宰也程氏休父大司馬也皇父猶不得以擅命於閫外卿使後世之卿二卿何與焉不得二卿則皇父不得以擅命於閫外卿使後世之卿將而盡若此則又何從而驕雖然是待將帥也皆學士大夫也惟士卒亦然六卿軍政也六遂亦軍政也王宮次舍之衛士與國子之徐徐即又軍政也宜屬於司馬今乃不然卿遂屬之司徒衛士屬之冢宰而國子餘徐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弗征於司馬軍國之容繩繩不相亂誠以民之不可名以為兵而兵之不可專隸將也向使後之卿士者而常若此士卒其能驕乎由三代而論則後世又有專將有定兵其不勝為患非不幸矣秦漢而下其猶庶幾不如西都唐杜佑作通典嘗謂漢氏重兵悉聚於京師此非確論南北軍僅盈數萬耳

兵車

稍人掌立乘之法四邑為丘十六井百二十八家爾共其車一乘何也此言備車乘之數也○司馬法曰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稍人共車一乘何也蓋丘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徒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則是調發之寔則受於司馬而稍人亦云若有會同師旅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益輦師而至治其政令以聽

於司馬亦誦調發之寔數也

兵器

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戈楯旗物鼓鐸鐲鐃之屬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言授兵器非授器於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授兵亦如之是鄉大夫畢事則歸之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

教閱

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名號之用秋辨旗物之用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必不辨其二矣何以令軍乎非止辨其一也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辨名號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異則幾內皆遍教矣四表之中相去二百五十步雖容六軍不足況幾內乎亦遍閱而已矣

祭祀

祭祀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氏以為禘以饋食享先王鄭氏以為祫非也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實射者諸侯來朝王與之射以燕樂之眡瞭云實射則養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者王與群臣燕飲而射大僕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予矢焉大射儀云張三侯何也鄭氏以王與諸侯大射其一非也王之大射二三侯皆九節樂以騶虞諸侯與於射者射二侯皆七節卿大夫與於射者射一侯皆五節不言士略也士射豻侯亦五節

刑罰

為政至於用刑聖人所不得已也然奸宄並作邪慝恣行非刑無以格其非心使之遷善遠罪是以六官之中掌刑者居一雖然皐陶之為士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至于察察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王者之政所不尚也故大司寇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乎罪也故有布憲之

官禁殺戮禁暴民之官掌弭民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僞憲其刑禁昭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相率而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及其犯于罰而猶欲免之則吾之設官分職豈其本心也哉

取士

先王取士之制有三塗有諸侯之法王畿之士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後世不可行周制

用周禮者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也成周之時其法度典章自承流宣化執法奉公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外至郡國莫相慶如閨門之內故雖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實雖詳而甚簡天下之大百官有司之衆而行之如掌握之上蓋其積粗至末蔑舉之耳王莽荊公之時如何而欲舉前古已墜之典行之旦暮之間乎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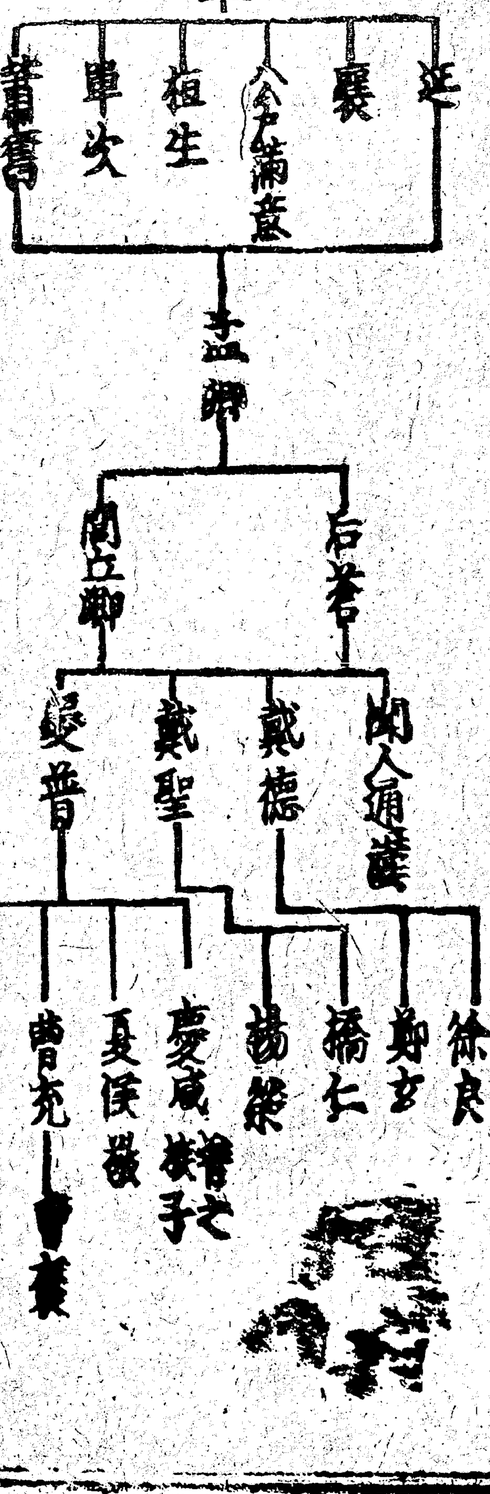
新書考索卷之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六經門

禮記類

禮記傳授之圖



禮記始末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而帝王質文有損益周人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出藝文志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悉趙軼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中庸孔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館閣書目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里名及孔氏掌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音愈蒼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出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前儒傳記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校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其缺略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館閣書目至孝宣世東海后蒼傳於梁國二戴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目今之禮記也禮記正義初魯高堂生傳周禮十七篇又有喪服一篇舊別行子夏為之傳鄭康成為之注馬融王肅皆訓說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法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館閣書目孝文時徐生善為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以授二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生楊榮是以大戴有徐氏之學小戴有橋楊之學初漢立后蒼禮博士宣帝世復立大小戴儒林傳大戴禮今存四十篇其篇始於二十九篇次不倫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篇自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後人改正館閣書目唐元宗時王嵓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

儀禮

儀禮未知孰作或曰周公作之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

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漢初言經則離記言記則離經今記附經附之者又誰也出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云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夫禮者今之儀禮之記特未有儀禮之名也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與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猶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十羞逸其七八孰謂不好不尚之禍乃甚於秦之焚之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今儀禮考之西漢藝文志高堂生禮后蒼最明蒼以傳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制愈於蒼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大如是則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襲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必非高堂生所傳著不知賈陸二子何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顧後樂書已矣有儀禮在亦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驛儀禮之善著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班固之論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餘而非臆度也鄭康成以大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為之注其書不純古矣漢石渠諸儒因曲臺餘論做儀禮為之如介僎賓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服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黃慶季孟慈慶舉大略小經注疎慈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儀禮疏唐賈公彥等撰

儀禮注疏

周禮儀禮發源是一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服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黃慶季孟慈慶舉大略小經注疎慈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儀禮疏唐賈公彥等撰

韓愈讀儀禮

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音辭

與言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遜于其間嗚呼盛哉

訓詁傳授

晉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讀曰故諸言禮為容者由徐氏前漢儒林傳。瑕丘蕭奮以禮至雒陽守以授孟卿前漢孟卿傳。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蒼前漢儒林傳。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如淳注曰行禮於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曰曲臺。戴德戴聖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禮記正義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出中孚。夔普曹褒時魔氏為博士上言禮樂衰缺結髮傳父業曹褒後漢傳。董鈞字文伯習慶氏禮後漢儒林傳。孔穎達為正義八歲就學閒三禮義宗唐書儒學傳

禮記義疏

去聖逾遠異端漸興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自晉宋至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熊安生崔靈恩沈重宣皇庾吠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凡

於世者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皇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

疏勝熊矣禮記正義

注禮記者六家

盧植王肅孫炎蕭遵庾蔚鄭元也禮記序錄

疏禮記者數家

孔穎達宋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頒張權周元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宏智而已

五始

孔穎達以伏羲造琴制皮為嘉禮之始以神農播種飲食為吉禮之始以黃帝有戰有葬有官為軍賓凶禮之始此五始也

王制

釋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

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制三公一命卷音袞若有
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大國之卿三命下
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諸侯之於大子也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天子曰辟廱諸侯曰
頖宮。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司徒
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
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
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
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
士之賢者而定以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禘於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祫禘祫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宗廟
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司寇
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附從輕赦從重。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
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
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養老有虞氏
以燕禮夏后氏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

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六禮 冠昏喪祭鄉相見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 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釋文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呂不韋作或言周公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令按周無太尉唯秦有之此月令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也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太常迎氣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是時事之不合也

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月會于諏訾斗建寅○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婁斗建卯○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實沈斗建辰○仲夏日在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斗建午○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日月會于鶉火斗建未○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日月會于鶉尾斗建申○仲秋日在角昏犖牛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斗建酉○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日月會于大火斗建戌○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日月會于析木之津斗建亥○仲冬日在斗昏東壁旦軫中日月會于星紀斗建子○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日月會于玄枵斗建丑

帝神 春帝太皞神勾芒○夏帝炎帝神祝融○中央帝黃帝神后土○秋帝少皞神蓐收○冬帝顓頊神元冥

日 春甲乙○夏丙丁○中戊己○秋庚辛○冬壬癸

數

春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

音

春角○夏徵○中央宮○秋商○冬羽

律

孟春大簇○仲春夾鍾○季春姑洗○孟夏中呂○仲夏蕤賓○季夏林鍾○中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夷則○仲秋南呂○季秋無射○孟冬應鍾○仲冬黃鍾○季冬大呂

十二月聽朔之處

孟春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也正義云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大寢也仲春青陽太廟東堂大寢南偏仲夏明堂太廟南堂大室也中央室也正義云案考工記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翻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二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室南偏仲秋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季秋總章右个西堂偏也孟冬元堂左个北堂東偏仲冬元堂太廟北堂當大室也季冬元堂右个北堂西偏

月令舉要

孟春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命相布德和令○元日祈穀于上帝以上辛祭天也○乃擇元日躬耕帝籍吉辰也○命有司發為仲春擇吉日大合樂所以達物也○后妃親蠶○孟夏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釋奠○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用甲○命有司省囹圄順陽寬也○祠高媒○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斛正權概○鮮音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先師○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為季春將習合樂也○季春鷹化為鳩○天子始乘舟○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皞之屬為蠶求福○薦鮪于寢廟進時美物○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出幣帛聘名士○擇吉日大合樂所以助陽達物也○后妃親蠶○孟夏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飲酎○天子始繭○命野虞勞農勸民○以弓矢射于上帝以禦蒸○天子飲酎用禮樂○仲夏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以祓除疾疫○命樂師修鞉鼓○命有司為民祈穀實○命有司大雩帝以祈穀實○命有司大雩帝以祈穀實○命有司大雩帝以

祈穀實○以雛嘗黍先薦寢廟○班馬政○揆度也重囚益其食○季夏命婦官染采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褒章○命冨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孟秋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命將帥選士厲兵○命有司脩法制繕圄圄○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仲秋養衰老授几杖○命司服具飭衣裳○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天子乃難乃多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困倉○命有司趣民收斂○乃勸種麥○易關市來商旅○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斛○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將大饗帝遂祭五帝也○教畋獵習五戎班馬政○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孟冬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命大史賚龜筴○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坏城郭備邊境○大飲烝○祈來年于天宗○命將帥講武習射○仲冬命有司土事毋作毋發蓋毋發室屋○乃命大酋酒官之長秫稻必齊麴蘗必時○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順其盛德之也○季冬命有司大難出土牛以送寒氣○乃嘗魚先薦寢廟○命農計耦耕事具田器○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燔燎○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

鄭文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以多為貴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此以少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樽門外近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去也禁如今方案大夫士棜禁棜無足者此以下為貴也○禮有以文

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疏布鼏蒯席卷白屈狐白以素為貴也

文王世子

釋文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

文王為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教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

三王教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樂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味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古之人君世子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郊特牲

釋文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　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之日王被冕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蜡天子之大蜡八註蜡祭有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丁劣反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古天子號也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司嗇若后稷是也祭百種以報賜也饗農田也峻又郵表畷田峻謂田畯也以界約百姓井間之處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食田鼠也迎虎謂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溝也壑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皮弁素服而祭

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黃衣黃冠草服也八蜡記四方年不順成八所以息民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八蜡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社

社主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天垂象取則於地取法於天而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明堂位

釋文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於陳列之位也○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夷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學記

釋文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宵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樂記

釋文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孟仲叔季周旋揚龍襲禮之文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翟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祭法

釋文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群神之數也

四代之祭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祀群臣

夫聖王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祭義

釋文鄭云名祭義者以其記齊戒薦羞之義

祭儀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郊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鬼神

聖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

釋文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

喪祭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郊特牲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齊戒祭

交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又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說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又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

周道也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褒大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中庸

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大學

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朱氏章句亭云大學者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

禮智之性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弟子職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梏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又覆況痛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猶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深衣

釋文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也。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大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而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治軍旅完且弊賞善衣之次也

釋文鄭云投壺者主人與賓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壽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長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冠義

釋文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稱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褻重事。不敢褻重事所以自卑。而尊祖也

昏義

釋文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昏禮者將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昏禮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遂見於天月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遂見於天月為之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

鄉飲酒義

釋文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三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尊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數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月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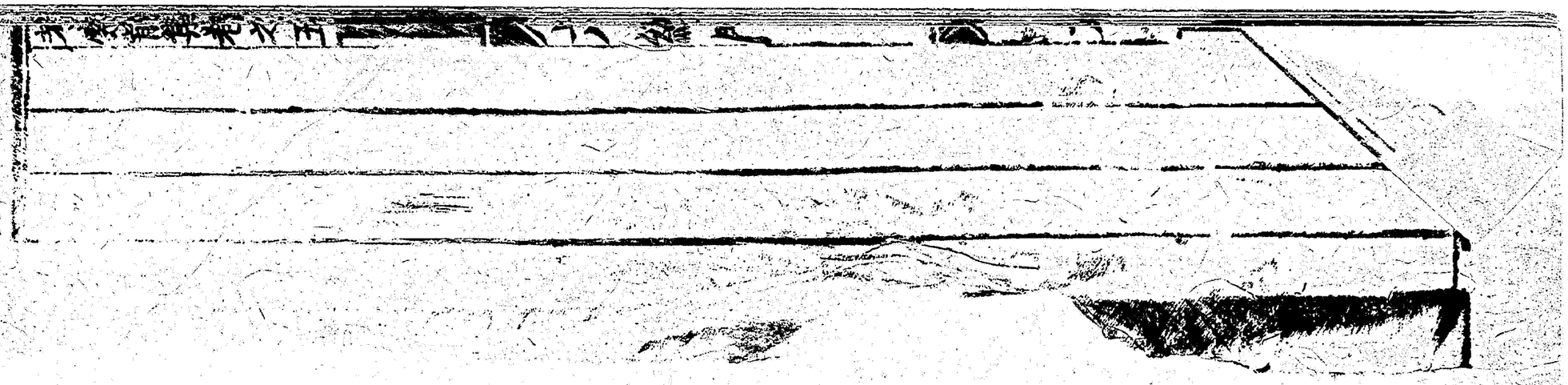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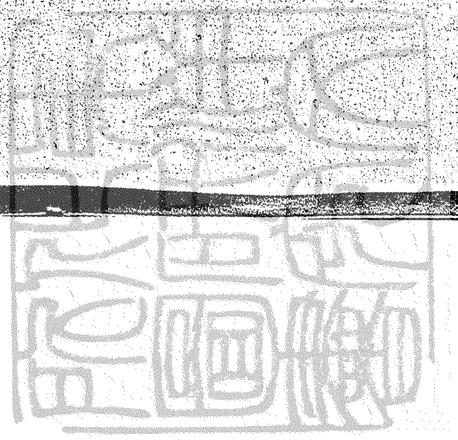
射義

釋文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其士之義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

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燕義

釋文鄭云名燕義者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鄉爾卿大夫皆北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席于阼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與旅行酬而後皆有算蓋所以明貴賤也

聘義

釋文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敵之至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主國待賓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一食用享飪與時賜無數所以尊重禮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